

神秘的上海

長篇社會小說

上海南方書店印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改訂版

長篇社會小說

——神祕的海——

全書八冊 價洋八元



著作者 南沙 張 恂 九

出版者 上海 南方書店

印刷者 上海 南方書店

發行者 上海 南方書店

經售者 全國 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 (四馬路) 南方書店

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（八）

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七一回 | 熱心教授淬盡詞鋒 | 餬口窮儒絞完腦汁 |
| 第七二回 | 佳公子白下移家 | 名倌人黃昏隕命 |
| 第七三回 |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| 偵探行蹤誤于鴉片 |
| 第七四回 |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| 苦出身警察廳埋髮 |
| 第七五回 |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|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|
| 第七六回 |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|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|
| 第七七回 |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|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|
| 第七八回 |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|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|
| 第七九回 |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|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|

八集目次

八集 目次

第八〇回

積錢造孽真空現曇花

情海生波看將來結果

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〔八〕

南沙 張恂九著

第七十一回

熱心教授淬盡詞鋒 餬口窮儒絞完腦汁

却說古裝戲之創始。置辦行頭。悉仿舊劇。旗裝戲之發起。凡殿廷宮院。以及花木舟車。無所不備。皆歎爲洋洋大觀。其時新編之劇本。如庚子國恥記。胭脂井。落花夢。空谷蘭。新愛國血等。標新領異。層出不窮。而上海電影之濫觴。亦在斯時。原影戲創於西人。愛笛生。初僅視爲遊戲之一。後以其與社會教育有關。漸重視之。迄今則不獨視爲社會教育之

補助事業。其勢力駕小學校新聞紙而上之。吾國自滿清光緒帝元年。爲同治帝國喪之故。上海租界各戲園。皆遵國制停演。於是有英法美三班影戲。乘時開演。此爲上海第一次有影戲。亦影戲第一次至中國也。英國則於丹桂戲園。法國則於金桂戲園。美國則於富春戲園。當時觀衆。以正式戲劇停演。借此消遣而已。後十餘年。影片雖日有進步。而社會心理。尙未十分狂熱。民國肇興。國民心理。隨歐化潮流。爲之大變。影戲園之設立。幾遍南北。如英商所開者。維多利亞影戲園。則在海寧路。愛波羅影戲園。則在北四川路。夏令配克影戲園。則在靜安寺路。日商所開者。東和影戲園。則在武昌路。虹口影戲園。則在乍浦路。華商所開者。愛倫影戲園。則在海寧路。上海大戲園。則在虬江路。海蜃樓。則在

九畝地。共和戲園。則在西門方板橋。其他如新世界。大世界。天外天。勸業場等之影戲。尙不在內。進步之速。一日千里。惟所演者多外國事。於吾國情勢習慣。不甚吻合。新世界曾演中國風俗。而情節無裨於社會。留心教育事業者。首當注意及之。果也如波濤夜驚。風雨驟致。不數年而電光影戲。紛紛競起。以鄙人所知。則有六馬路之中央大戲院。北四川路海寧路角之新中央大戲院。西華德路莊源大之萬國影戲院。海甯路北山西路之山西大戲院。浙江路三馬路南首之浙江大戲院。福煦路南成都路之九星大戲院。霞飛路亞而培路之新華大戲院。東西華德路茂海路之東海大戲院。霞飛路華龍路西之巴黎大戲院。老靶子路福生路口之百星大戲院。南市蓬萊路口蓬萊大戲院。四卡子橋

塊之中山大戲院。聞北青雲路之世界大戲院。卡德路之卡德大戲院。吉祥街之中華大戲院。福煦路之光華大戲院。小東門之東南大戲院。霞飛路口之恩派亞大戲院。小南門喬家浜口之通俗影戲院。近更有愈新奇之有聲電影發現。如靜安寺路派克路之卡爾登。愛多亞路五二三號之南京博物院路二一號之光陸。南京路新新公司後面之新光。虹口匯山路之百老匯。八仙橋之黃金。此外復有大光明。奧迪安。五洲等。指不勝屈。掛一漏萬。知所不免。雖商人善於投機。工於牟利。亦因有機可乘。始有此如荼如火之觀。雖然。東鄰日本。區區三島。其區域曾不及江浙兩省。而大阪神戶橫濱諸巨埠。影戲院星羅棋布。較上海倍蓰之多。大中小學校之男女學生。不入電影院者甚鮮。不論鉅商貧戶。

之兒童。幾以影戲院爲唯一之娛樂場。以吾國民衡之。尙望塵勿及。可見日本之重視教育一斑。至於小說。目下汗牛充棟。而當時海上有兩小說家。一爲孫玉聲。別署海上漱石生。撰海上繁華夢一書。風行遐邇。人尙存在。雖年過六旬。而瀟灑風流。無慚名士。其生平歷史。欲知之者。可以面叩。一爲韓子雲。撰海上花列傳。當代文豪胡適。序海上花有云。孫玉聲先生之退醒廬筆記下卷。雲間韓子雲明經。別篆太仙。博雅能文。成自一家言。不屑傍人門戶。嘗主申報筆政。自署曰大一山人。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。辛卯秋。應試北闈。余識之於大蔣家胡同松江會館。一見有若舊識。場後南旋。同乘招商局海定輪船。長途無俚。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說稿相示。顏曰花國春秋。回目已得二十有四。書則僅成其

半時余正撰海上繁華夢初集。已成二十一回。舟中乃易稿互讀。喜此二書異途同歸。相顧欣賞不置。惟韓謂花國春秋之名不甚愜意。擬改爲海上花。而余則謂此書通體皆作吳語。恐閱者不甚了了。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。下筆時殊費研考。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爲佳。乃韓言曹雪芹撰石頭記。皆操京語。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。當日倉頡造字。度亦以意爲之。文人遊戲三昧。更何妨自我作俑。臆造諸字。得以生面別開。余知其不可諫。卽勿復語。逮兩書相繼出版。韓書已易名海上花列傳。而吳語則悉仍其舊。致客省人幾難卒讀。遂令絕好筆墨。竟不獲風行於時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。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。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書。獨樹一幟。當日實爲大誤。蓋吳語限於一隅。非若

京語之到處流行。人人暢曉。故不可與石頭記並論也。後有小時報。載松江顛公之懶窩隨筆一條。題爲海上花列傳之著作者。其言曰。作者自署爲花也憐儂。因當時風氣未開。小說家身價。不如今日之尊貴。故不願使世人知真實姓名。特仿元次山漫郎贅叟之例。隨意署一別號。自來小說家。固無不如此。按作者之真姓名。爲韓邦慶。字子雲。別號太仙。籍隸舊松江府屬之婁縣。本生父韓宗文。字六一。清咸豐戊午科順天榜舉人。素負文譽。官刑部主事。作者自幼隨父宦遊京師。資質極聰慧。讀書別有神悟。及長南旋。應童試。入婁庠爲諸生。越歲食廩餼。年甫二十餘。屢應秋試。不獲售。嘗一試北闈。仍鍛羽而歸。自此遂淡於功名。爲人瀟灑絕俗。家境雖寒素。然從不重視阿堵物。彈琴賦詩。怡如也。尤

精於奕。與知友楸枰相對。氣字閒雅。偶下一子。必精警出人意外。至今松人之談善奕者。猶必數作者爲能品。作者常年旅居滬濱。與申報主筆錢忻伯何桂笙諸人。暨滬上諸名士。互以詩唱酬。亦嘗担任申報撰著。顧性落拓。不耐拘束。除偶作論說外。若瑣碎繁冗之編輯。掉頭不屑也。與其校書最曠。常日匿居其妝閣中。興之所至。拾殘紙禿筆。一揮萬言。蓋是書卽屬稿於此時。初爲半月刊。遇朔望發行。每次刊本書一回。餘爲短篇小說。及詩謎酒令。諧體詩文等。承印者爲點石齋書局。繪圖甚精。字亦工整明朗。按其體裁。殆卽現在各小說雜誌之先河。惜彼時小說風氣未盡開。購閱者鮮。又以出版屢屢愆期。尤不爲閱者所喜。銷路平平。實由於此。或謂書中純用蘇白。吳儂軟語。他省人未能盡解。以

致不爲普通閱者所歡迎。此猶或洞見癥結之論。書共六十四回。印全未久。作者卽赴召玉樓。壽僅三十有九。歿後。詩文雜著。散失無存。聞者無不惜之。妻嚴氏。生一子。三歲卽夭折。遂無嗣。一女。字童芬。嫁聶姓。今亦夫婦雙亡。惟嚴氏猶健在。年已七十有五。蓋長作者五歲云。胡文豪謂。據顛公之記載。韓子雲夫人嚴氏。去年已七十五歲。我儕可以推算其生於咸豐辛亥。韓子雲少五歲。生於咸豐丙辰。年僅三十九而死。當在光緒甲午。海上花初出。在光緒壬辰。六十四回未出全時。有自序一篇。題光緒甲午孟春。作者卽死於是年。與顛公說印全未久。卽召赴玉樓。正相符合。過幾個月。時報又登出一條懶窩隨筆。題爲太仙沒稿。其中也有許多可以補充前文之材料。茲錄其前半段。小說海上花列傳

之著作者韓子雲君。前已略述其梗概。某君與韓爲文字交。茲又談其軼事云。君小名三慶。及應童試。卽以慶爲名。嗣又改名奇。幼時隨同邑蔡藹雲先生習制舉業。爲詩文。聰慧絕倫。入泮時。詩題爲春城無處不飛花。所作試帖。微妙清靈。藝林傳誦。踰年應歲試。文題爲不可以作巫醫。通篇係遊戲筆墨。見者驚其用筆之神妙。而深慮不中程式。學使者愛其才。案發列一等。食餼於庠。君性落拓。年未弱冠。已染烟霞癖。家貧不能傭役僕。惟有一婢名雅蘭。朝夕給使令而已。時有父執謝某。官於豫省。知君家况清寒。特函招入幕。在豫數年。主賓相得。某歲秋闈。辭居停。由豫入都。應順天鄉試。時攜有短篇小說及雜作兩冊。署曰太仙漫稿。小說筆意略近聊齋。而詼詭奇誕。又類似莊列之寓言。都中同人皆

嘖嘖歎賞。譽爲奇才。是年榜發不得售。君生性疏懶。凡有著述。隨手散棄。今此二冊不知流落何所。稿末附有酒令燈謎等雜作。無不雋妙。郡人士至今猶能道之。是上海小說家。當推孫韓二先生爲祭酒。不出數年。亦如電光影戲之波濤澎湃。隨其性質。而有種種之名稱。曰神怪小說。曰言情小說。曰家庭小說。曰倫理小說。曰社會小說。曰歷史小說。曰軍事小說。曰偵探小說。曰冒險小說。曰武俠小說。曰教育小說。曰科學小說。曰滑稽小說。曰理想小說。曰寓言小說。要而言之。則小說不出兩途。一爲理想。一爲寫實。而寫實之小說。更占其大部分。惟今後小說之趨勢。或將由寫實而漸往自然之途徑。至過去暨現在小說之優劣薰蓬。有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。范烟橋之中國小說史。苟欲詳爲研究。不

可不閱此二書。方今學校以小說列入各科者。因其與社會關係至爲密切。小說有描寫社會之手段。與批評社會之目的。其最大原因。中國文字艱深。惟小說可使老嫗都解。故小說在中國。較一切書籍爲普遍。因之影響於社會。其勢力亦特大。譬如盜賊之有綽號。婚姻以郎才女貌爲標的。卽一種顯明之反應也。王彭嘗云。里巷中小兒頑劣。其家人厭苦之。輒與以錢。令聚坐聽說古話。至說三國事。聞劉玄德敗。有顰蹙出涕者。聞曹操敗。卽大快樂。此等刺激而得之感應。至今勿衰。則由於戲劇說書等等。更爲刻劃搬演。以盡小說之奧妙。而小說自身。亦有其微妙之力量。足以刺激社會而呈其作用。昔時一般論者。多以小說爲能勸善懲惡。惟梁啓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。鄭重其詞。有云。欲新一

國之民。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。故欲興道德。必新小說。欲新宗教。必新小說。欲新政治。必新小說。欲新風俗。必新小說。欲新學藝。必新小說。乃至欲新人心。欲新人格。必新小說。何以故。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。足以支配人道。而言小說之力有四。曰熏。曰浸。曰刺。曰提。古今小說評林云。此四種力之所以有效。祇是一個迷字。此四種力之所以發生。祇是一個真字。蓋惟其能使人迷。社會乃潛移默化於其間。惟其能真。則讀者乃覺親切有味。更從對象言。小說亦受社會之支配。在專制壓迫之下。有反動之小說。在宗教宏通之際。有神怪因果之小說。更有因婚姻不良。而暢言戀愛自由者。因吏治黑暗。而痛揭其祕幕者。觀於作者思想之遞變。可以覘社會推移之迹。惟自近代以小說爲釣名牟利之具。